

## 记与张秀民先生的一次见面

陈红彦

2003年春，我与当时善本特藏部主任张志清、善本部办公室郑贤兰一同代表善本特藏部去浙江嵊州拜访张秀民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张先生。之前每年，“张秀民”作为落款出现在“嵊州廿八都”寄给善本部的明信片上，字不大，但工整有力。每年，“张秀民”也作为收件人出现在善本部寄往嵊州廿八都的贺卡上。每到这时候，我们都深切感受到，在并不遥远的嵊州，有一位我们尊重敬仰的前辈。

那次还有一项任务是到浙江古籍出版社联系工作，于是同是嵊州人的浙江古籍出版社徐忠良社长，热心安排车辆陪同我们一起去了张先生家。

近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廿八都，经过门前方形池塘，进入张先生家。三间老屋，环抱着一个不大的天井，屋里光线很暗。尽管已是初春，天气却是乍暖还寒，握着的张先生的手是冰凉的。老人家身上穿的还是过冬的厚厚的羽绒服。见到我们，张先生显然非常开心，兴奋地介绍他仍然进行的学术研究，他的乡间生活。对近两年国家图书馆给他的照顾，非常感激，时常站起来，去另一个房间取出他写的东西。老人家有口音，有很多话无法听懂，但是他不用拐棍可以健步如飞上到阁楼，不用花镜可以阅读无碍，说话依然思路清晰，仍然可以研究写作。这着实让我们感叹不已。这一年，张先生已是95岁。

环视张先生家的布置，简朴，甚至可以说是凌乱破旧，不由得有些心酸。在中国印刷史界，这是一位令所有人高山仰止的大家，却在耄耋之年过着如此清淡甚至是清贫的日子。后来，我们知道，他把自己的工资和公家给予的几万元补助大都给了乡里后学，资助他们求学成才，自己无怨地守住这份清贫，清贫到写作都是在七拼八凑的纸头上。

但在一个多小时的会面中，老人家的恬淡、安然。远离尘世喧嚣的淡泊清静中，潜心学术，或许是他无悔的选择。

这次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从过去对书和论文的署名的认识，成为一种亲切的

感知。过去的一切仿佛不再遥远。

1931年，北海西侧的国家图书馆文津楼落成并投入使用。正是这一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张秀民厦门大学文学院国学系毕业，因中西印刷史研究的成绩，获袁同礼馆长之邀，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馆员，并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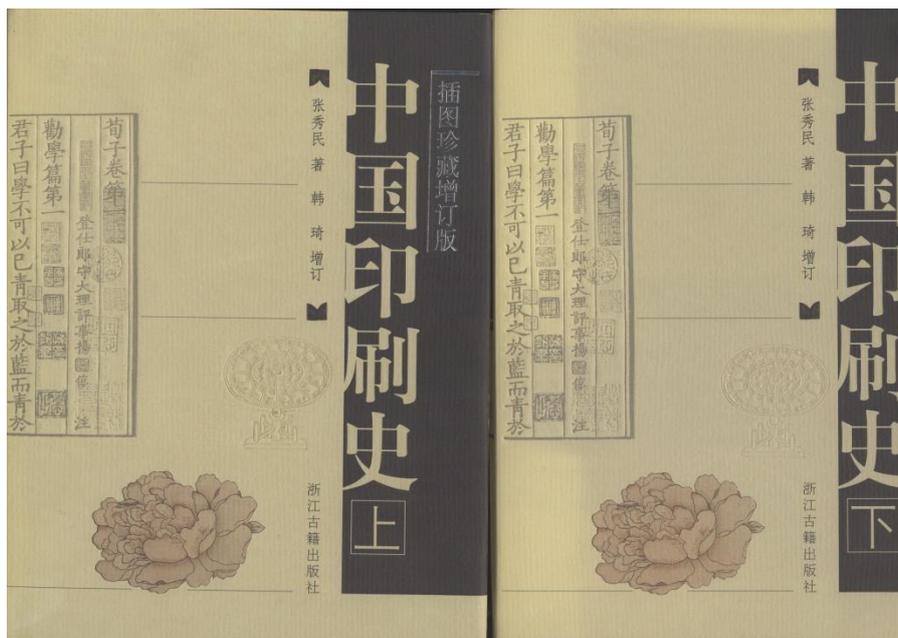
张先生博学，并掌握多种语言，先后主持过编目和参考咨询工作。在留意到向达翻译的美国卡特教授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后，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印刷史。几十年间，张先生着力收集有关版本印刷的资料，誊抄成70多本笔记，还利用工余、午睡和星期日，翻阅了馆藏全部宋版书、《永乐大典》、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着，以及西文、中文版本目录学书籍。七七事变后感国家危亡，研究印刷史无益，转而研究安南史。安南史研究作为他的另一个研究专题，也取得了他人无法企及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刷史研究重新成为张先生研究重点，并厚积薄发，发表了数篇论文。在1971年退休回乡奉养老母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在艰苦的条件下，四处奔波寻访，补充资料，1984年，倾注张先生一生之功的《中国印刷史》终于完稿，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54万字的洋洋巨著。这部书为研究中国印刷史、版本学的必读书和必备的工具书，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完备、最有系统性的权威之作。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书中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各个时代的刻书特点、刻书内容、版刻特点，以及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书中与印刷有关的版画、年画、报纸、纸币、纸墨资料等，让这部书成为有关印刷术的“最完备而系统的综合之作”。这部书可以说是我们初识古籍版本、古籍目录和中国古代印刷史的入门书。今天再读这部书，眼前经常会出现张先生在文津楼中穿梭的幻影，或许我们的办公室、书库、阅览室中都曾经印有张先生的足迹，有他抄录卡片的身影。在敬佩张先生成就的时候，对那个时代，能用工余、午睡和星期日，翻阅另一个部门负责管理的馆藏宋版书、《永乐大典》、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着等心生更多的是羡慕和向往。今天消防安防设施和完备的管理制度让古籍增加了更多的安全保证，但即便古籍馆本部门员工都难以随时用书的状况，也会让今天有志于在工作之余做版本目录研究的青年

人心中产生怨怼情绪。

2006年，在张先生的外甥韩琦先生、浙江古籍出版社徐忠良社长等共同努力下，《中国印刷史》修订版问世。修订时，我们有幸为书提供补配书影，出版后，浙江古籍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还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举办了首发活动。这也算是对先生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一生只为一部书的告慰。

这一年，2006年12月24日，一个寒冷的圣诞前夜，张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我们得知后都想，恰逢这个特殊的日子，或许是上天的选择，从此，人间少了一位智慧的学者，天上多了一位天使。国家图书馆在张先生辞世后，特别举行报告会，号召国图人学习张先生的学术精神，学习他的淡泊名利，学习他的乐善好施，学习他安于岗位，勤勉努力，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张先生，立足岗位成才。当时忆念舅父时韩琦先生无法抑制的悲伤至今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今年，张先生辞世已十年。当年看望他的情景不禁浮现在眼前。他的《中国印刷史》依然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参考书。学习张先生的淡泊、勤奋、奉献，读他的书，延续他的学术生命，让天使在人间，应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在印刷史和安南史研究上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张秀民先生，一生只为一部书的张先生，尽管每逢春节，我们不再会等来一封寄自廿八都的明信片，但在从事善本古籍工作的我们心中，总有这样一座令人敬仰的丰碑，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